

James S. Spiegel 博士，《基督教伦理学》， 第 8 节， 自然法伦理学

© 2024 Jim Spiegel 和 Ted Hildebrandt

这是詹姆斯·S·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基督教伦理学的讲课。这是第 8 节课，自然法伦理学。

好的，在讨论了神圣命令理论之后，我们将讨论道德理论中的另一个主要神学传统，即自然法伦理学。

这一主题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和托马斯·阿奎那，但自然法伦理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、苏格拉底哲学，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。因此，这里总结了自然法伦理的一些主要主题。我们首先从这样一个观点开始：万事万物都有目的、目标或功能。

这当然适用于人造物品、钟表、鞋子、船舶以及我们制造的所有其他物品。你知道，这些东西都有其目的、结局和功能。但这也包括人类，人类有其功能或目的，这一点在基督教神学中是明确的。

上帝以某种方式创造了人类。他以某种方式创造了我们的器官，以服务于各种目的。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被设计的方式和我们的设计计划，我们基本上可以从这些不同的功能中推断出某些道德真理。

所以，一切自然事物和人类的目的都源于上帝。他创造了世界，使其成为一个功能齐全、理性的系统。他设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某些目的。

因此，我们可以由此推断，存在某些自然法则。其中一些是描述性的，另一些是规定性的。例如，在物理学中，我们可以谈论各种引力定律、平方反比定律、热力学定律、强核力和弱核力、阿伏伽德罗常数。

自然界的所有这些规律都是上帝创造的，目的是服务于某些目的，使我们所知道的生命成为可能。所以我们称这些为自然法则或自然法则。但也有规定性的法则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行动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，以及什么样的行为对我们最有利。

这就是自然法则。当我们遵守这些自然道德法则或规定时，事情往往会顺利进行。但是当我们偏离时，事情就会变糟。

再次强调，这与我们如何履行我们的使命或行为设计计划有关。因此，如果我们撒谎、欺骗、偷窃或性行为不当，违反了这些自然法则，事情就会变得糟糕。这会带来不良后果和痛苦后果。

现在，我们之所以能够发现这些自然法则，是因为上帝让我们变得理性；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所以，他调整了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对这些不同的自然法则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保持警惕。正如阿奎那所说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基本目的，这些目的包括自我保护、追求理解、教育我们的后代，以及避免伤害或冒犯他人。现在，这种伦理方法不仅是哲学的，也是神学的。

事实上，这有圣经的根源。我们在罗马书 1、诗篇 40、耶利米书 31、罗马书 2、希伯来书 8 和其他一些地方都能找到这些根源。罗马书 2 中有一段关键的经文，保罗写道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本性行律法所要求的事，虽然他们没有律法，但他们就是自己的律法。

他们表明，律法的要求刻在他们心中，他们的良心也作证，他们的思想有时指责他们，有时甚至为他们辩护。所以，这里似乎有这样一种观点，即我们有一种自然的、天生的或天生的是非感，至少是对我们行为的基本规定，即使是那些没有接触过特殊启示的人也知道这一点，因此保罗说这些东西都刻在心上，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比喻。那么，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一位主要的自然法理论家，托马斯·阿奎那。

他把法律分为不同的类别。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点有用的分类法。他对法律的一般定义是，由关心社区的人颁布的、为了公共利益的合理法令，当然，这可以

适用于并且确实适用于从联邦或国家政府到地方政府、家庭和教堂的多个层面。

但法律中最具包容性的是他所谓的永恒法，这是上帝统治宇宙的所有法令的总和，自然法是永恒法中可以通过理性辨别的方面。我们可以通过理性探索来弄清楚永恒法的这一方面，而且，我们可以发现永恒法的这一方面旨在实现我们的自然善，为了我们的利益，其中包括某些基本戒律，也就是所谓的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道德原则。无论您是谁，无论您受过多少教育，假设您的认知功能基本正常，您都会知道这些事情，例如您应该追求善，避免邪恶，您应该爱您的邻居。

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道德原则。J. Budziszewski 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使用这个短语。他是一位当代自然法理论家，我们稍后会谈到他。

然后，还有次要戒律。这些道德规范是从主要戒律中衍生出来的，其应用仍然很普遍，但它们是从主要戒律中衍生出来的，包括我们不应该对人撒谎，我们应该说应该把属于别人的东西还给他人。例如，这些都是追求善、避免邪恶和爱邻居的理念的一般应用。

第三，神法，即永恒法中在圣经中发现或表达的那个方面，它包括各种超越自然法的东西，我们无法仅通过理性探究来弄清楚。我们需要一个特殊的启示来理解它。最后，还有人法，它指的是自然法在公民社会中的应用，也许还包括神法的应用。

所以，我们有交通法规、停车标志、限速等等。这些都是为了保护生命，帮助社会维持一定的秩序和安全。这些当然不是我们从经文中得到的东西，但它们是改善人类生活的法律。

社会上也有一些法律是直接应用圣经法律制定的，比如美国过去常见的反通奸法。因此，人类法律可能应用了自然法、神法或两者的某些见解。现在，我们对自然法的推理或思考可能会以各种方式被扭曲、遮蔽或歪曲，阿奎那指出了其中的一些方式。

其中之一就是激情，因为一个人被愤怒等强烈的情绪所控制。如果有人对你做了不公正的事，你可能会反应过度，认为他们应该得到某种超越真正正义的回应，而你的愤怒会蒙蔽你的思维，性激情和其他激情也会蒙蔽我们的思维，使我们对自然法的理解变得模糊。邪恶的习惯也会扭曲我们对自然法的思考。

例如，反复观看色情内容会扭曲一个人对性道德和自然法的理解。自然的邪恶倾向是阿奎那确定的另一个类别。也许是酗酒的遗传倾向。这种倾向或倾向有一定的遗传根源。

也许这可以作为阿奎那在这里所说的一个例子。另一个例子是恶劣习俗，比如在一个认可某些形式的非法行为（如通奸或性滥交）的社会中长大，或者我认为阿奎那举了认可贿赂的例子。如果你成长的社会认可某些形式的邪恶或不道德行为，那么在你受到这种影响的程度上，这可能会扭曲你对自然法的理解。

最后，是邪恶的说服。由于某些哲学论点可能会使人相信某种行为在道德上是允许的，而实际上并非如此，因此他们对自然法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了。这个列表可能并不详尽，但这些都是阿奎那指出的对自然法的思考可能被扭曲的一些方式。

现在，人们对自然法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，其中之一就是自然法根本不存在，因为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可以被人拒绝。我们总能找到一些非常邪恶行为的支持者，你知道，无论是大规模谋杀、强奸还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坏的事情。我们可能称他们为反社会者，但他们仍然存在。

那么我们该如何回应呢？这是 J. Bochenski 的回应。他在这里给出了一些回复。他说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事情。

因此，即使一个人可能否认，至少是心照不宣地否认某条自然法则，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不知道这条自然法则。他们可能否认的是他们实际上知道的东西。所以，有些事情我们可以知道，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。

在其他领域，比如逻辑学，情况确实如此。人们可以知道不矛盾定律，即某事物不可能同时在一个时间、同一个方面既存在又不存在，而他们却不知道这

一点。也许我们会向他们解释这个概念，他们会说，嗯，是的，我知道这一点。

我不知道那叫什么。所以，有些事情我们可以知道，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。我们也有可能压抑或隐藏我们知道的事情。

因此，即使一个人可能否认所有人都有权利，否认所有种族和性别的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不知道这一点。他们在压制或压制这一点。他们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承认这一点。

所以，他们知道这一点，但他们不想承认他们知道这一点。所以，我认为这些是对这一反对意见的几个有益的回答。另一个反对意见是，不可能存在自然法，因为人们发明了新的价值观。

因此，Bochenski 对此的回答是，这完全是错误的。人们无法发明价值观，至少无法发明真正的价值观，就像他们无法发明一种新的原色一样。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。

他们可能会用听起来很有说服力的术语来谈论这个问题。我有一个新的价值观，然后给它起个名字。但正如 Bochenski 所说，这可能只是对一个古老而众所周知的真实价值观的新标签。

这就是他对这些反对意见的回答。因此，自然法伦理学的所有见解都有一定的局限性。人们注意到的一点是，它对某些特定的道德问题或困境几乎没有帮助。

例如，分配正义的道德问题。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，商品和资源应该如何分配？毒品合法化。即使毒品是不道德的，娱乐性毒品，至少如果其中许多是不道德的，问题仍然存在：这些娱乐性毒品在多元化社会中应该合法吗？无论如何，这样的问题都是困难的，而自然法伦理在这些情况下似乎没有什么帮助。

此外，有时很难判断某些行为是否符合一个人的目的。与此相关，许多自然法伦理批评者抱怨说，仅仅因为某件事不符合自然并不意味着它是不道德的，对

吗？所以，舌头不是用来舔邮票或信封的。但这并不意味着用舌头来舔邮票或信封是不道德的。

因此，从广义上讲，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地解读身体机能，判断哪些行为在道德上是合适的，哪些行为是不合适的。仅仅因为某个身体器官的最自然或最明显的用途是一回事，并不意味着在另一种情况下使用它就是不道德的。所以这只是自然法伦理中持久的挑战之一。

这就是自然法伦理。

这是詹姆斯·S·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基督教伦理学的教学。这是第 8 节课，自然法伦理学。